

重刊文章軌範序

贈林以吉歸省序

送宗伯喬白巖序

別張常甫序

別湛甘泉序

壽湯雲谷序

文山別集序

贈周瑩歸省序

贈林典卿歸省序

送別省吾林都憲序

贈陸清伯歸省序

送南元善入覲序

別梁日孚序

豫軒都先生八十壽封序

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西序

高平縣志序

陽明先生文章集卷一

施四明先生評輯 邑後學

張廷枚唯吉 謹校
朱培行仲皓

答毛憲副書 戊辰

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。且令勉赴太府請謝。是非道誼深情。決不至此。感激之至。言無所容。但差人至龍場凌侮。此自差人挾勢擅威。非太府使之也。龍場諸夷與之爭鬪。此自諸夷憤慍不平。亦非某使之也。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。某亦未嘗傲太府。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。跪拜之禮。亦小官常分。不足以爲辱。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。不當行而行。與當行而不行。其爲取辱一也。廢逐小臣。所守以待死者。忠信禮義而已。又棄此而不守。禍莫大焉。凡禍福利害之說。某亦嘗講之。君子以忠信爲利。禮義爲福。苟忠信禮義之不存。雖祿之萬鍾。爵以侯王之貴。君子猶謂之禍與害。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。雖剖心碎首。君子利而行之。自以爲福也。况於流離竄逐之微乎。某之居此。蓋瘴

正人之守
達人之見

癘蟲毒之與處。魍魎魍魎之與遊。日有三死焉。然而居之泰然。未嘗以動其中者。誠知生死之有命。不以一朝之患。而忘其終身之憂也。太府苟欲加害。而在我誠有以取之。則不可謂無憾。使吾無有以取之。而橫罹焉。則亦瘡痍而已爾。蟲毒而已爾。魍魎魍魎而已爾。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。執事之諭。雖有所不敢承。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。不敢苟有所墮墮。則某也受教多矣。敢不頓首以謝。

舍忠信禮義。更無行乎患難之道。此不但自矜氣節。素位學問。自應如是。

與安宣慰書

其一

戊辰

某得罪朝廷而來。惟竄伏陰厓幽谷之中。以禦魍魎。則其所宜。故雖夙聞使君之高誼。經旬月而不敢見。若甚簡伉者。然省愆內訟。痛自削責。不敢比數於冠裳。則亦逐臣之禮也。使君不以爲過。使廩人餽粟。庖人餽肉。圉人代薪水之勞。亦甯不貴使君之義。而諒其爲情乎。自維罪人。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。懼不敢當。輒以禮辭。使君復不以爲罪。昨者又重之以金帛。副之以鞍馬。

夷人亦知
重先生

禮益隆。情益至。某益用震悚。是重使君之辱。而甚逐臣之罪也。愈有所不敢當矣。使者堅不可却。求其說而不得。無已。其周之乎。周之亦可受也。敬受米二石。柴炭雞鵝。悉受如來數。其諸金帛鞍馬。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。施之逐臣。殊駭觀聽。敢固以辭。伏惟使君處人以禮。恕物以情。不至再辱則可矣。

足見先生之介。

與安宣慰書

其二

戊辰

減驛事。非罪人所敢與聞。承使君厚愛。因使者至。閒問及之。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。悚息悚息。然已承見詢。則又不可默。凡朝廷制度。定自祖宗。後世守之。不敢以擅改。改在朝廷。且謂之變亂。況諸侯乎。縱朝廷不見罪。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。使君必且無益。縱遂幸免於一時。或五六年。或八九年。雖遠至二三十年矣。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。若是。則使君何利焉。使君之先。自漢唐以來。千幾百年。土地人民。未之或改。所以長久若此者。以能世守天

慷慨一汗

子禮法。竭忠盡力。不敢分寸有所違越。故天子亦不得踰禮法。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。不然。使君之土地人民。富且盛矣。朝廷悉取而郡縣之。其誰以爲不可。夫驛。可減也。亦可增也。驛可改也。宣慰司亦可革也。由此言之。殆甚有害。使君其未之思邪。所云奏功陞職事。意亦如此。夫剗除寇盜。以撫綏平良。亦守土之常職。今縷舉以要賞。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。顧將欲以何爲。使君爲參政。亦已非設官之舊。今又干進不已。是無底極也。衆必不堪。夫宣慰守土之官。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。若參政則流官矣。東西南北。惟天子所使。朝廷下方尺之檄。委使君以一職。或閩或蜀。其敢弗行乎。則方命之誅。不旋踵而至。捧檄從事。千百年之土地人民。非復使君有矣。繇此言之。雖今日之參政。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。其又可再乎。凡此以利害言。揆之於義。反之於心。使君必自有不安者。夫拂心違義而行。衆所不與。鬼神所不嘉也。承問及。不敢不以正對。幸亮察。

讀之使人凜慄。卽有邪謀逆志。不覺消沮。真是筆端有斧鉞。先生之文章。

卽是經濟。

與安宣慰書 其三 戊辰

阿賈阿札等。畔宋氏。爲地方患。傳者謂使君使之。此雖或出於妒婦之口。然阿賈等。自言使君嘗錫之以氈刀。遺之以弓弩。雖無其心。不幸乃有其迹矣。始三堂兩司。得是說。卽欲聞之於朝。旣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。未必有是。且信且疑。姑令使君討賊。苟遂出軍勦撲。則傳聞皆妄。何可以濫及忠良。其或坐觀逗遛。徐議可否。亦未爲晚。故且隱忍其議。所以待使君者甚厚。旣而文移三至。使君始出。衆論紛紛。疑者將信。喧騰之際。適會左右來獻阿麻之首。偏師出解洪邊之圍。羣公又復徐徐。今又三月餘矣。使君稱疾歸臥。諸君以次潛回。其閒分屯寨堡者。不聞擒斬。以宣國威。惟增標掠。以重民怨。衆情愈益不平。而使君之民。罔所知識。方揚言於人。謂宋氏之難。當使宋氏自平。安氏何與。而反爲之役。我安氏連地千里。擁衆四十八萬。深坑絕垓。飛鳥不能越。猿猱不能攀。縱遂高坐。不爲宋氏出一卒。人亦卒如我何。斯言已稍稍

此實事實
情確憫心
之人焉能
不懼
此轉更竦
惕

傳播。不知三堂兩司。已嘗聞之否。使君誠久臥不出。安氏之禍。必自斯言始矣。使君與宋氏同守土。而使君爲之長。地方變亂。皆守土者之罪。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。夫連地千里。孰與中土之一大郡。擁衆四十八萬。孰與中土之一都司。深坑絕地。安氏有之。然如安氏者。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。今播州有楊愛愷。黎有楊友。西陽保靖有彭世麒等。諸人。斯言苟聞於朝。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。使各自爲戰。共分安氏之所有。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。深坑絕地。何所用其險。使君可無寒心乎。且安氏之職。四十八支。更迭而爲。今使君獨傳者三世。而羣支莫敢爭。以朝廷之命也。苟有可乘之釁。孰不欲起而代之乎。然則揚此言於外。以速安氏之禍者。殆漁人之計。蕭牆之憂。未可測也。使君宜速出軍。平定反側。破衆讒之口。息多端之議。弭方興之變。絕難測之禍。補既往之愆。要將來之福。某非爲人作說客者。使君幸熟思之。

開導利害。詳明警切。安氏邪謀。能不寢息。所謂一紙書。賢於十萬師者。此書足以當之。

安氏與阿賈等謀叛。若制之不早。便費收拾。即使禍起旋削。亦不免耗財動衆。先生片言寢之。貽地方許多安靜之福。郵官卑秩。尙能幹此大事。養尊處優。而漫無建明。其自處當何如。

答儲柴墟書 壬申

盛价來。適人事紛紜。不及細詢北來事。既還。却殊怏怏。承示劉生墓誌。此實友義所關。文亦縝密。獨敍乃父側室事。頗傷忠厚。未刻石。刪去之爲佳。子於父過。諫而過激。不可以爲幾。稱子之美。而發其父之陰私。不可以爲訓。宜更詳之。喻及交際之難。此殆繆於私意。君子與人。惟義所在。厚薄輕重。已無所私焉。此所以爲簡易之道。世人心。雜於計較。毀譽得喪。交於中。而眩其當然之則。是以處之愈周。計之愈悉。而行之愈難。夫大賢吾師。次賢吾友。此天理自然之則。豈以是爲炎涼之嫌哉。吾兄以僕於今之公卿。若某之賢者。則稱謂以友生。若某與某之賢不及於某者。則稱謂以侍生。豈以矯時俗炎涼之弊。非也。夫彼可以爲吾友。而吾可以友之。彼又吾友也。吾安得而弗友之。

彼不可以爲吾友。而吾不可以友之。彼又不吾友也。吾安得而友之。夫友也者。以道也。以德也。天下莫大於道。莫貴於德。道德之所在。齒與位不得而干焉。僕於某之謂矣。彼其無道與德。而徒有其貴與齒也。則亦貴齒之而已。然若此者。與之見亦寡矣。非以事相臨不往見也。若此者。與凡交遊之隨俗以侍生而來者。亦隨俗而侍生之。所謂事之無害於義者。從俗可也。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。非在我有所不屑乎。嗟乎。友未易言也。今之所謂友。或以藝同。或以事合。徇名逐勢。非吾所謂輔仁之友矣。仁者。心之德。人而不仁。不可以爲人。輔仁。求以全心德也。如是而後友。今特以技藝文辭之工。地勢聲翼之重。而驚然欲以友乎賢者。賢者弗與也。吾兄技藝炎涼之說。貴賤少長之論。殆皆有未盡歟。孟子曰。友也者。不可以有挾。孟獻子之友五人。無獻子之家者也。曾以貴賤乎。仲由少顏路三歲。回由之贈處。蓋友也。回與曾點同時。參曰。昔者吾友。曾以少長乎。將矯時俗之炎涼。而自畔於禮。其間不能以寸矣。吾兄又以僕於後進之來。其實美而才者。多以先後輩相處。其庸下

友以自輔
曾著不得
一炎涼之
見

者。反待以客禮。疑僕別有一道。是道也。奚有於別。凡後進之來。其才者。皆有
意於斯道者也。吾安得不以斯道處之。其庸下者。不過世俗泛然一接。吾亦
世俗泛然待之。如鄉人而已。昔伊川初與呂希哲爲同舍友。待之友也。既而
希哲師事伊川。待之弟子也。謂敬於同舍而慢於弟子可乎。孔子待陽貨以
大夫。待回賜以弟子。謂待回賜不若陽貨可乎。師友道廢久。後進之中。有聰
明特達者。頗知求道。徃徃又爲先輩待之不誠。不諒其心。而務假以虛禮。以
取悅於後進。干待士之譽。此正所謂病於夏畦者也。以是師友之道。日益淪
沒。無繇復明。僕常以爲世有周程諸君子。則吾固得而執弟子之役。乃大幸
矣。其次有周程之高弟焉。吾猶得而私淑也。不幸世又無是人。有志之士。偃
偃其將焉求乎。然則何能無憂也。憂之而不以責之己。責之己而不以求輔
於人。求輔於人而待之不以誠。終亦必無所成而已耳。凡僕於今之後進。非
敢以師道自處也。將求其聰明特達者。與之講明。因以自輔也。彼自以後進
求正於我。雖不師事。我固有先後輩之道焉。伊川瞑目而坐。游揚侍立不敢

心
與仁人之

去重道也。今世習於曠肆。憚於檢飭。不復知有此事。幸而有一二後進。略知求道爲事。是有復明之機。又不誠心直道。與之發明。而徒奄然媚世。苟且阿俗。僕誠痛之。惜之。傳曰。師嚴然後道尊。道尊然後民知敬學。夫人必有所嚴憚。然後言之。而聽之也審。施之而承之也肅。凡若此者。皆求以明道。皆循理而行。非有容私於其間也。伊川曰。天之生斯民也。使先知覺後知。使先覺覺後覺。予天民之先覺也。非予覺之而誰也。是故大知覺於小知。小知覺於無知。大覺覺於小覺。小覺覺於無覺。夫已大知大覺矣。而後以覺於天下。不亦善乎。然而未能也。遂自以小知小覺。而不敢以覺於人。則終亦莫之覺矣。仁者固如是乎。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。已欲達而達人。僕之意。以爲已有分寸之知。卽欲同此分寸之知於人。已有分寸之覺。卽欲同此分寸之覺於人。人之小知小覺者益衆。則其相與爲知覺也益易以明。如是而後大知大覺可期也。僕於今之後進。尙不敢以小知小覺自處。譬之凍餒之人。知耕桑之可以足衣食。而又偶聞藝禾樹桑之法。將試爲之。而遂以告其凡凍餒者。使之

共爲之也。亦何嫌於己之未嘗樹藝。而遂不以告之乎。雖然。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。僕蓋未嘗有諸己也。而可以求諸人乎。夫亦謂其有意於僕而來者耳。承相問。輒縷縷至此。有未當者。不惜徃復。

先生以師道自任。出於肫肫接引後學之心。韓退之亦有此念。惜乎其道之未審也。長公稱之爲百世師。其果然否。

答何子元書 壬申

來書云。禮。曾子問諸侯見天子入門。不得終禮。廢者幾。孔子曰。四。又問諸侯相見。揖入門。不得終禮。廢者幾。孔子曰。六。而日食存焉。曾子曰。當祭而日食。太廟火。其祭也如之何。孔子曰。接祭而已矣。如牲至未殺則廢。孟春於此有疑焉。天子崩。太廟火。后夫人之喪。兩霑服失容。此事之不可期。或適相值。若日食。則可預推也。諸侯行禮。獨不容以少避乎。祭又何必專於是日。而匆匆於接祭哉。牲未殺則祭廢。當殺牲之時。而不知日食之候者。何也。執事幸以見教。千萬千萬。

學者欲窮
理之變不
可不知此

承諭曾子問日食接祭之說。前此蓋未嘗有疑及此者。足見爲學精察。深用
歎服。如某淺昧。何足以辯世。古者天子有日官。諸侯有日御。日官居卿。以底
日。日御不失日。以授百官之朝。豈有當祭之日。而尙未知有日食者。夫子答
曾子之問。竊意春秋之時。日官多失其職。固有日食而弗之知者矣。堯命羲
和。敬授人時。何重也。仲康之時。去堯未遠。羲和已失其職。迷於天象。至日食
罔聞知。故有允之征。降及商周。其職益輕。平王東遷。政教號令。不及於天下。
自是而後。官之失職。又可知矣。春秋所書。日食三十有六。今以左傳考之。其
以鼓用牲幣於社。及其他變常失禮書者。三之二。其以官失其職書者。四之
二。凡日食而不書朔日者。杜預皆以爲官失之故。其必有考也。經桓公十七
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。傳曰不書日。官失之也。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
之。傳曰不書朔與日。官失之也。則傳固已言之矣。襄公之二十七年冬十二
月乙卯朔日有食之。而傳曰辰在申。司歷過也。再失閏矣。夫推候之繆。至於
再失閏。則日食之不知。殆其細者矣。古之祭者七日戒。三日齋。致其誠敬。以

交於神明。謂之當祭而日食。則固已行禮矣。如是而中輟之不可也。接者疾速之義。其儀節固已簡略。接祭則可兩全而無害矣。況此以天子嘗禘郊社而言。是乃國之大祀。若其他小祭。則或自有可廢者。在權其輕重而處之。若祭於太廟。而太廟火。則亦似有不得不廢者。然此皆無明文。竊意其然。不識高明以爲何如也。

今日臺官之設。卽天子之日官也。乃至占候失度。日食差繆。反不如番夷之教。政府大臣親臨占測。用夷變夏。官之失職。所關大矣。嗟嗟。今之失職。甯獨一臺官哉。

與顧惟賢書

其三

承諭。討有罪者。執渠魁而散脅從。此古之政也。不亦善乎。顧淵賊皆長惡怙終。其間脅從者無幾。朝撤兵而暮聚黨。若是者亦屢屢矣。誅之則不可勝誅。又恐以其患遺諸後人。惟賢謂政教之不行。風俗之不美。以至於此。豈不信然。然此膏肓之疾。吾其旬日之間。可奈何哉。故今三省連累之賊。非殺之爲

難。而處之爲難。非處之爲難。而處之者能久於其道之爲難也。賤軀以多病之故。日夜冀了此。塞責而去。不欲復以其罪累後來之人。故猶不免於意必之私。未忍一日舍置。嗟乎。我躬不閱。遑恤我後。盡其力之所能爲。今其大勞亦幸底定。如其禮樂。以俟君子而已。數日前已還軍贛州。風毒大作。壅腫坐臥。恐自此遂成廢人。行且告休。人還草草復。

治盜賊者。處之得其道。方是永久之圖。然非實有爲國愛民之心。鮮不以多殺侈有功。故功名之心。不可太熱也。

與許台仲書

榮擢諫垣。聞之喜而不寐。非爲台仲喜得此官。爲朝廷諫垣喜得台仲也。孟子云。人不足與適也。政不足與閒也。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。一正君而國定矣。碌碌之士。未論其言之若何。苟言焉亦足尙矣。若夫君子之志於學者。必時然後言而後可。又不專以敢言爲貴也。去惡先其甚者。顛倒是非。固已得罪於名教。若搜羅瑣屑。亦君子之所恥矣。尊意以爲何如。向時格致之說。

近來用工有得力處否。若於此見得真切。卽所謂一以貫之。如前所云。亦爲瑣瑣矣。

寥寥數語。足爲諫官法。

與唐虞佐侍御書 辛巳

相與兩年。情日益厚。意日益真。此皆彼此所心喻。不以言謝者。別後。又承雄文追送。稱許過情。末又重以傳說之事。所擬益非其倫。感忤何旣。雖然。故人之賜也。敢不拜受。果如是。非獨進以有爲。將退而隱於巖穴之下。要亦不失其爲賢也已。敢不拜賜。昔人有言。投我以木桃。報之以瓊瑤。今投我以瓊瑤矣。我又何以報之。報之以其所賜可乎。說之言曰。學於古訓。乃有獲。夫謂之學於古訓者。非謂其通於文辭。講說於口耳之間。義襲而取諸其外也。獲也者。得之於心之謂。非外鑠也。必如古訓。而學其所學焉。誠諸其身。所謂默而成之。不言而信。乃爲有得也。夫謂遜志務時敏者。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。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。其遜志也。如地之下。而無所不承也。如海之虛。而

蘇長公氣
脈

會得意來
自不必依
傍傳說